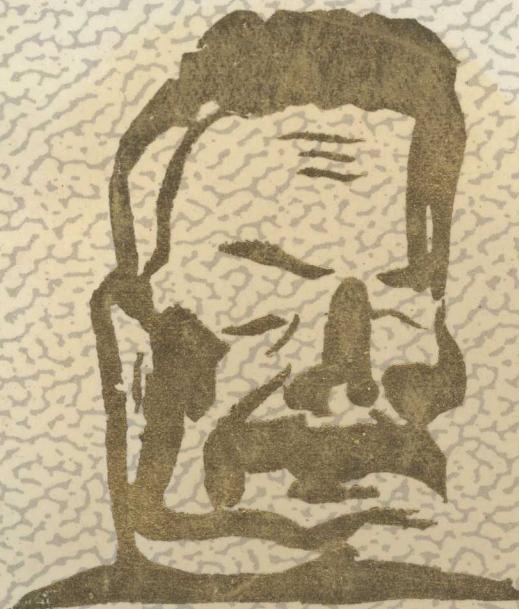


鲁迅精品屋

中国人的生命圈



中
国
人
的
生
命
圈



鲁迅精品屋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书名： 中国人的生命圈

著者： 鲁迅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富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3 千字

印张： 9.34

版次： 1994 年第 1 版

印次：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039-654-1/I·473

定价： 10.80 元

目 录

“是的，你是人！”

希望	(5)
死后	(9)
失掉的好地狱	(14)
小杂感	(17)
影的告别	(22)
“抄靶子”	(24)
《穷人》小引	(27)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论“人言可畏”	(33)
喝茶	(37)
娜拉走后怎样	(39)

“中国从来不许忏悔”

上海的少女	(47)
-------------	------

关于女人	(49)
女人未必多说谎	(52)
寡妇主义	(55)
四十	(63)
坚壁清野主义	(66)
我之节烈观	(72)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听说梦	(86)
男人的进化	(91)
运命	(94)
立论	(97)

“受欺，自欺，欺人”

中国人的生命圈	(99)
朋友	(102)
安贫乐道法	(104)
奇怪	(107)
我要骗人	(110)
隐士	(116)
看变戏法	(120)

清明时节	(122)
夜颂	(127)
求乞者	(129)
二丑艺术	(131)
推	(133)
谈蝙蝠	(135)
爬和撞	(138)
难行和不信	(141)
赌咒	(144)
我的第一个师父	(146)
《二十四孝图》	(155)

“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

死	(166)
六十二 恨恨而死	(172)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74)
读书杂谈	(187)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5)
怎么写	(226)
论秦理斋夫人事	(237)

681)	李劫雨
682)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683)	第三集
六十六)	生命的路	(240)
有趣的消息	(242)
导师	(252)
四十一)	(255)
未有天才之前	(258)
684)	第四集
685)	“成一个独立的人”
686)	《旧卷四十二》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263)
上海的儿童	(279)
“看图识字”	(281)
随感录二十五	(284)
杂感	(287)
687)	第五集
688)	第六集
689)	第七集
690)	第八集
691)	第九集

“是的，你是人！”

希 望^[1]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2]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3]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

《中国人的生命圈》

盾，我听到 Petofi Sandor (1823—49)^[4]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5]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 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6]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是的，你是人！”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十期。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

〔2〕作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十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3〕 杜鹃 鸟名，亦名子规、杜宇，初夏时常昼夜啼叫。唐代陈藏器撰的《本草拾遗》说：“杜鹃鸟，小似鶲，鸣呼人已，出血声始止。”

〔4〕 Petofi Sandor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匈牙利诗人、革命家。曾参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的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他的主要作品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这里引的《希望》一诗，作于一八四五年。

〔5〕 可萨克 通译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的人”或“勇敢的人”。他们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农奴和诚心贫民，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因不堪封建压迫，从俄国中部逃出，定居在俄国南部的库班河和顿河一带，自称“哥萨克人”。他们善骑战，沙皇时代多入伍当兵。一八四九年沙皇俄国援助奥地利反动派，入侵匈牙利镇压革命，俄军中即有哥萨克部队。

〔6〕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句话出自裴多菲一八四七年七月十六日致友人凯雷尼·弗里杰什的信：“……这个月的十三号，我从拜雷格萨斯起程，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那是找整个旅程中从未碰见过的。当我一看到那些倒霉的驽马，我吃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坐上了大车，……但是，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这些瘦弱的马驹用这样快的速度带我飞驰到萨特

《中国人的生命圈》

马尔来，甚至连那些靠燕麦和干草饲养的贵族老爷派大的马也要为之赞赏。我对你们说过，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你就不会获得真理。”（译自匈牙利文《斐多菲全集》）

“是的，你是人！”

死　后^[1]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听到几声喜鹊叫，接着是一阵乌鸦。空气很清爽，——虽然也带些土气息，——大约正当黎明时候罢。我想睁开眼睛来，他却丝毫不动，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于是想抬手，也一样。

恐怖的利镞忽然穿透我的心了。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2]了，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听到脚步声，走咱的罢。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大约是重载的，轧轧地叫得人心烦，还有些牙齿声。很觉得满眼绯红，一定是太阳上来了。那么，我的脸是朝东的。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切切嚓嚓的人声，看热闹的。他们踹起黄土来，飞进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但终于没有打，仅有想打的心。

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都到近旁就停下，还有更多的

低语声：看的人多起来了。我忽然很想听听他们的议论。但同时想，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不值一笑的话，大概是违心之论罢：才死，就露了破绽了。然而还是听；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

“死了？……”

“嗡。一这……”

“哼！……”

“啧。……唉！……”

我十分高兴，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否则，或者害得他们伤心；或则要使他们快意；或则要使他们加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多破费宝贵工夫；这都会使我很抱歉。现在谁也看不见，就是谁也不受影响，好了，总算对得起人了！

但是，大约是一个马蚁，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痒痒的。我一点也不能动，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倘在平时，只将身子一扭，就能使他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你们是做什么的？虫豸！？

事情可更坏了：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额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但是不能说出来。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不堪之至。忽然，一阵风，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他们就一同飞

“是的，你是人！”

开了，临走时还说——“惜哉！……”

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

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使我忽然清醒，前额上感着芦席的条纹。但那芦席就被掀去了，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还听得有人说——

“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这声音离我很近，他正弯着腰罢。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可惜我久没了纸笔；即有也不能写，而且即使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只好就这样地抛开。

有人来抬我，也不知道是谁。听到刀鞘声，还有巡警在这里罢，在我所不应该“死在这里”的这里。我被翻了几个转身，便觉得向上一举，又往下一沉；又听得盖了盖，钉着钉。但是，奇怪，只钉了两个。难道这里的棺材钉，是只钉两个的么？

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钻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

“气闷！……”我又想。

然而我其实却比先前已经宁静得多，虽然知不清理了没有。在手背上触到草席的条纹，觉得这尸夤倒也不恶。只不知道是谁给我化钱的，可惜！但是，可恶，收敛的小子们！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并不给我位平，现在抵得

我很难受。你们以为死人无知，做事就这样地草率么？哈哈！

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的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习惯的；或者就要腐烂，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

“您好？您死了么？”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子。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³⁾，嘉靖黑口本⁽⁴⁾，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停了一会，没有声息，他大约走了。但是似乎一个马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终于爬到脸上，只绕着眼眶转圈子。

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也还会变化的。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

“是的，你是人！”

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
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
我于是坐了起来。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语丝》周刊第三十六期。

〔2〕的中 射中靶子。

〔3〕明板《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又作《公羊春秋》）的明代刻本。《公羊传》是一部阐释《春秋》的书，相传为周末齐国人公羊高所作。在木刻书中，明板是比较名贵的。

〔4〕嘉靖黑口本 我国线装书籍，书页中间折叠的直缝叫做“口”。“口”有“黑口”“白口”的分别：折缝上下端有黑线的叫做“黑口”，没有黑线的叫做“白口”。嘉靖（1522—1566），明世宗的年号。

失掉的好地狱^[1]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霞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2]，布告己界^[3]：地下太平。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一切都已完结，一切都已完结！可怜的鬼魂们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他悲愤他说，于是坐下，讲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就是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4]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5]，花极细小，惨白可怜。——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自然失了他的肥沃。“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寿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间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网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